

遊宦者日幾幸彈文爲生入玉闕之符士卒
且然漫及將帥矣道府且然浸及節鉞矣萬
一所在蜂起臂指不屬呼吸不應

皇上誰與捍疆圉哉職謂法令愈玩愈弛者此也
東事靡寧搜餉孔亟額課與舊逋並歛舟車
與新餉交征奪牛並以奪耕荒荒畿徧隴畝
若兵劇于苦虜呼號且徹通津昔招商賈以
實京師今驅京師之富民散而之四方矣昔
預支包攬商人負朝廷今則鋪墊守支竭膏
吸髓朝廷又負商人矣東南郡邑括子弟兵
幾何而就者如蹈湯火佐領胥吏擇人而食
有以一役博數十金之入者若如奸弁李一
忠假援遼之名恐赫而煽搖之其騷擾不什
伯于此乎江左高陵訛言繁起巨室四顧惶
惑一日數驚有變易姓名奔鼠山谷者微郡
縣安輯幾不伏覩清寧世界假如奸民曹致
廉挾內使之威揅搜括富戶之

明旨其播虐又當何如也總由權使旁午以來中

乾外枯天怒人怨農無耕野之思賈無出途
之想見在藏市者側耳風聲鶴唳爲捲貨徙
業之圖四民如此縉紳亦然小臣如此大臣
亦然有臣億萬洵爲億萬心矣脫一夫狂逞
草澤響應本搖而技幹隨之

皇上誰與托社稷哉職謂民心日携日渙者此也
法令如此民心若彼蓋必

廟廊之上有一番申飭以重統轄之權然後可
挽弱而爲強有一番恩威以神勸懲之用然
後可聯渙而爲萃改歲而後靜聽杳如祇見
輔臣方從哲請

皇上降勅頒賞一疏洵爲目前救時急着我

皇上猶然留中輔臣不聞固請豈以時事尚可優
游送日耶頃天象又見告矣

皇上不察其來請觀其往去歲風變而三路喪師
日變而全營背叛灾不虛生時難屢悞整頓
收拾寧煩再計伏乞

皇上特勅以諭經臣頒賞以鼓將士一切調募戰

守機宜循名覈實信賞必罰務在必行慢令者法無赦更祈

勅諭南北父老子弟示以兵餉舟車萬不得已之故事平卽爲停罷用一緩二明與元元休息言利生事者三尺繩之不少貸如此則法令行如流水民心固于膠漆內脩外攘端必賴之矣昔唐德宗奉天一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李抱真見人情如此以爲賊不足平今日事急矣卽亟下罪已之詔立綱紀宣德意以壯士氣而收人心已屬後期若需之檢發戒勿躁急恐奴蹂而我不得靜奴急而我不得緩也天下事尚忍言哉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際遇題爲遼患危急已極人心潰散堪憂懇乞

聖明勵精脩政亟圖萃渙制勝之策以無誤封疆永保宗社事職嘗觀自古偏安小國猶有人才能禦外侮戎兵足振式微今我國家全盛金甌遘此虜憑凌疆宇淪沒顧以將懦卒逃

無固志爲夷氛所困蹙者三年于茲正我君
臣臥薪嘗膽焚棟必救之時乃自奴酋歸巢
蹲伏半載遼陽重擔付之經臣不獨

皇上遂以爲宵旰可紓卽中外臣工亦復悠悠忽
忽竊幸目前無事而不知寢臥于厝火積薪
之上未可謂安隨流于漏舟拆楫之中終虞
胥溺此不待有識之士始爲寒心已邇者贊
畫調募全伍脫逃軍實軍聲爲之大損萬一
奴酋鼓焰重來則風鶴皆兵當之者靡遼陽

何所恃而不危頃初五日日生交暈白虹彌
天睹此宵漢背逆之氣決是疆場敗亂之徵
皇上勿謂五日內有雨雪而災遂可解也長驅虞
虜內潰虞兵萬一遼陽不保則狼烟胡騎將
達都門

九重何所恃而不恐哉職復思師之制勝在紀
律而軍心不可以不聯古良將與士卒同甘
苦共勞逸必使有投膠纊之情而後有投石
超距之勇今遼兵只知走而不肯守解體離

心厥故安在項

皇上有設法處置嚴拿着伍之旨仰

天威之震聳知壁壘之攻觀國法軍令亦已嚴明

矣職更願

皇上允輔臣之請特降一

勅諭令經臣和衷揆策制勝萬全併頒給金錢數十萬遣使馳賚三軍以示鼓舞庶幾旣散之人心猶可收拾積怯之士氣猶可振奮此固今日救遼急着所當速行者也語曰興師十

萬日費萬金今議一十八萬非得八百萬之餉其何能濟邇時加派已增搜括已盡那借已窮然于八百萬之數尚少一半目下遼陽軍馬饑餓不能一刻無糧大司農何可不蚤爲措處若夫十庫物料暫折一二年便可得數百萬諸臣言之已詳是在當事大臣定力擔當耳竊惟古良將用兵必先營田如趙克國之于湟中諸葛武侯之于渭上皆以擾攘之際行有成効况遼地本是可耕遼兵不能

戰未始不能耕及今遼河東西隨便屯種使
勇健者禦敵脆弱者治田是亦所謂三年之
艾異時猶可少濟轉運之窮

皇上亟宜

勅部酌議特遣屯田使者專督其事可也自昔

廟堂能戰勝精神可折冲天下事未有君心不
振勵朝政不整頓而人臣能策功于外者今
皇上深居靜拱日敝精神于朽蠹無用之物以致
宮府日睽隔政事日弛廢積成靡不可振塞

不可轉之形近時惟經臣諸疏隨上隨答自
此而外一人未見用一政未見行昨各衙門
大小臣工同上公疏以臨朝用人爲請豈敢
爲是瀆擾切念時危勢急故不得不叩闕候
旨乃

聖諭傳宣仍以靜候爲辭夫年復一年月復一月
將不知候到何時發行何日職嘗讀易至豫
之上六也周公著曰冥豫蓋亦沉痾不返矣
而又曰有諭無咎則以其能更始而知改圖

耳已冥已沉如今日何可長如此而不一諭
改乎治亂安危決在呼吸亦惟

皇上之自轉而自悔焉悔之于今則澤竭政塞之
餘猶幸有輪臺一詔悔之于後卽人人感激
揮涕亦不足以洗奉天之塵

皇上誠自爲社稷封疆計其及今早圖之而後奴
酋廼不足慮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錢糧缺乏至極軍馬饑
餓至極懇乞

聖明亟賜裁處以弭眼前急禍事據遼東督理新
餉單崇呈爲軍餉萬分緊急懇乞移咨速發
多發以濟軍需事案呈四十七年十一月初
四日本職差官舍領餉十萬兩本月二十日
差官舍領餉十萬兩十二月初四日又差官
舍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又差
官舍領餉十五萬兩共四十五萬兩各齎文
赴戶部大堂領討去後迄今遠者三個月近
者亦兩个月俱未發來詳催書催并無音耗

庫貯餉銀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未領糧料
支用其二月錢糧何以支持萬一呼耕卽罪
職何益懇乞本部院移咨一催速發多發以
濟急用但得一言勝職千萬言也等因據此
該職查得錢糧芻糗缺乏至今日而極矣正
月初旬職親遍詣各倉查問糧草共止芻秣
黃豆數千石尚不敷補支去年十二月未領
之數及查蓋套海運糧石搬運已盡各道名
買米豆亦交納支放將盡雖山海關三楸牛
金復等處貯有米豆尚遠在八九百里六七
百里之外卽神輸鬼運眼前如何得到况金
州三楸牛一帶山路崎嶇非俟海水融液催
舟撥運斷不能來正二兩月本色糧豆已屬
絕望猶冀折色銀兩足以接濟何意庫貯餉
銀僅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未領糧料支用
二月錢糧分文無有乃餉司屢屢差官赴部
領運而戶部全然不發豈以軍到今日尚不
饑不逃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遼禍到今

日尚不大不急耶今遼陽小米黃豆斗值二錢七分矣草一束值二分五釐芻柴一束值一分五釐矣每軍一日連人帶馬湏得一錢三四分方能過活而所領月餉及馬乾止于八分軍兵如何盤纏得過如何不賣襖褲什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而馬匹如何不瘦不死今軍以饑餓逃故者已不可言而馬死尤甚姑不具論只如總兵賀世賢所管遊擊盧養材下原馬一千二百餘匹死過八百餘匹而存止四百餘匹魏國忠下原馬一千五百餘匹死過八百餘匹而存止七百餘匹吳天寵下原馬一千八百餘匹死過九百餘匹而存止九百餘匹王承祚李尚義下原馬各一千數百匹而各死四五百匹恐一見此而無不肉麻者凡搭棚合槽驗料等項無一不詳悉中軍千把總以及本軍無日不捆責總兵將官無人不叮嚀告戒然皆以無處尋覓糧草實情實語愁

蹙相告而職亦口塞無以應事到今日豈但
遼鎮生民阨數各省鎮官軍阨數抑亦邊腹
馬匹之阨數矣卽如前日三鎮連營虎皮駟
一帶當賊來路顧遼應瀋爲計頗便竟因糧
草缺乏恐有乘衆心之欲歸而倡搆訛言者
不得不從衆議抽回更番散居近城村屯就
食雖鎮將約束極嚴而強奪民糧民草且紛
紛見告矣遼陽所屬民間糧草已被軍馬吃
盡耕種已是無力田土已是拋荒職爲軍愁
又爲民愁旣爲今日糧草愁又爲他日糧草
愁而竟末如之何也近因趨運日逼各部道
轉逼同知通判各官日夜暴露道途身自跟
運昨通判左之似爲少車牛忙急無措其稟
單郎中有甘自盡之語戶部試思今日軍馬
官民是何情狀而猶漠然不一動念老成執
持洵確乎其不拔矣然得無謀國太忠籌邊
太精銷兵太速釀禍太劇耶職爲催兵馬過
急得罪兵部致啟介介爭札之辯今又何敢

開釁戶部以重大臣厭煩之嫌爲催糧草過
急取怨屬官致流一二過嚴之謗今又何敢
瀆催督餉各衙門以傷地方同事之雅軍餓
而逃有軍受之馬餓而死有馬受之民被搶
奪有民受之官求自盡有官受之因而嘆禍
及封疆有遼受之陷及性命有職受之危及
宗社有

皇上受之除操職一身而外何必更向當事諸臣
大聲疾呼以來過激過嚴之議而猶不敢不
以糧草缺乏軍馬餓死情狀畧畧控訴于

皇上者誠欲使當事諸臣知遼禍只在眼前只在
軍民不在奴賊雖階職操身猶得瞑目而不
至汶汶以沒也據餉司呈請移咨戶部催發
錢糧職自知咨文不能感動不得不瑣瀆

天聽若此項撫臣周永春有臣心欲盡臣義當裁
一疏謂戶部不許留餉廣寧給軍買馬無憑
支發至欲請裁巡撫以求移鎮餉臣李長庚
有淮船催造愆期微臣催請力竭一疏謂漕

臣不肯催造淮船道府推諉必悞運事至欲速賜罪斥以謝封疆而二臣之情亦急甚矣職謂撫臣爲家當餉臣爲轉輸二臣之急總爲職急自入遼以來撫臣見兵部所兌營駟馬匹及買自宣大市口者皆羸弱不堪特爲職名商另買皆及臆壯可備衝突又將前項羸弱馬匹留喂廣寧親驗草料直待有臆方解職驗凡援兵過廣寧例給犒賞行糧以爲路費而山西援遼總兵楊宗業人馬一無銀

給遂有縊且逃者職聞之急差官齎餉銀一千兩遇路接濟始到遼陽以至募軍製器一應軍需等項皆費之必不可少者何可掣肘以誤職事至顧造淮船一節尤海運吃緊之務漕臣不早擔承道府各相推託假令得一任事如永平道袁應泰登萊道陶郎先委曲幹辦何至今日尚無成議而所派牛騾車輛在在告免一似以督餉督撫諸臣爲不肯體恤腹裏地方然者不知遼中前項情狀腹裏

諸臣亦肯垂慈哀憫否兩臣着急尚求裁求
斥如職時地敢言裁言斥惟有以死求救于
皇上而已矣而他何望哉

○經畧熊廷弼題爲遼以寬縱致敗職因嚴急招
尤伏候

聖明處分以重封疆事頃職以部調紙上有兵出
關無兵責成兵部部臣黃嘉善揭辦謂職介
介于部中爭禮之故而拾疏語以相加此淺
之乎視職者可置勿論但謂勉進數言欲職

收拾人心聯屬將士職乃因是以媿媿相譏
而自認爲知罪是謂以收拾人心聯屬將士
兩語獲罪于職也是必勸職以勿收拾勿聯
屬而後可無罪也職卽粗戾何遽不曉人意
一至此頃閱報見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
是謂職欠此收拾云八字一味嚴覈足以
名怨致亂將來亡遼非兵力不足之故嘉善
得推諉卸過是否洞中其微部臣當自知之
而惟是職于今日行事實過嚴實有不能自

諱者蓋遼東向來文驕恣而武貪懦下嬾傲
而上縱徇全被一寬字所壞一事不作而異
人悅已安靜一法不行而異人感已任慈一
人不處而異人誦已寬大本市德避怨而藉
口收拾皆庇貪容懦而託辭聯屬大家相嚙
相沫只圖做人情了套數誰肯認真上緊爲
地方幹事而苟有一認真上緊者出又從而
忌之詆之美肘足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以
致今日事事壞處處壞將一完全遼東失陷
半箇而今尚可不認真不上緊日混日籠再
將此半箇失陷以爲我

皇上宗社憂乎緊自缺兵將催兵部徵調而漫不
着意緊自乏糧餉催戶餉處辦而漫不着意
緊自兵弱馬羸催各省鎮揀發精壯而漫不
着意猶謂地遠情疎不管人家死活乃地方
官火已燎眉刀已在頸宜何如其汲汲者賊
方收糧運窖而我却悠悠於轉輸賊方開局
治械而我却悠悠於打造賊方挖壕樹柵而

我却悠悠于守具賊方秣馬礪刀而我却悠
悠於餽養操練事事讓賊人人怕賊却日日
兀坐以待賊每一事公移私割千言萬語直
恁秋風過耳而職催安得不急詞語安得不
厲此其嚴嚴在急公有募兵倚部道之庇而
違將官約束者有採草砍木而抗令擅回者
有拐馬成羣脫逃者有棍弁天罡雜亂營伍
者有衙蠹索錢壓沉合營馬匹至兩月不與
草料者以至剝軍倒馬玩法悞事之類職知
之安得不問處之安得不重此其嚴嚴在執
法卽地方官弗諒職爲急公而嗔其太逼弗
諒職爲執法而怨其無情因而觖望動成牴
牾者而職不顧也卽因而另立議論如斬將
而謂某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滄
遼城堆木而謂軍滄死之類以沮惑衆心而
職不顧也卽因而對面弗言而私稟各院地
方弗言而布散長安以必仲已說彰職謬而
職亦弗顧也何也恃有

皇上獨知于其上閣部諸臣協助于其下也乃部
臣亦爲此說以佐之而職復何恃哉自去冬
以來相知書劄無不以開霽威嚴虛納道將
爲言職駭洵其故始知有謂職與各道講禮
叱使簷下站立者謂職性氣不好不容人說
話者而不知其爲以告者過也按部院儀註
部臣補服見于簷上道鎮素服見于簷下一
路皆然獨分守道簷上相見職恐禮自職壞
待茶時從容語之見其辭色俱厲遂止及該
道行後各道鎮不安仍請改正如儀註其情
節原是如此而傳聞如彼何怪部臣引部中
爭禮之說互相印證若謂職性氣不容人說
不審是與職細心商量戰何以勝守何以固
兵馬何以練器械何以脩糧草何以運車牛
何以辦而職拒不容抑亦一事不做但以強
詞支抵而不容其說也今職于部道鎮將固
驩然相得也操急縱舍顛倒互用而實非專
主于嚴也今坐定一嚴字以生見在者之心

而且使四方調補者皆疑畏不敢進職卽欲
盡變其急公執法之念以收拾而聯屬之亦
何可得去秋遼陽朝不能保夕職爲我

皇上竭力死守今已半年無事職雖不收言勞然
亦未嘗有罪今職急公而人以私抗職執法
而人以情撓臣言虜難支而人云無妨臣言
兵要多而人云兵將穀臣言兵將尚難用而
人云兵好將好總謂臣不能寬容而善用之
使惡嚴樂寬者皆喜其說而叢怨于臣之一
身不但他日賊來臣之法今決不能行于諸
將而中間借事搖動暗相鼓煽且更不忍言
者職本不敢言斥而人情事勢相迫而來不
得不趁今日一控訴于

皇上以求罷斥別選賢能早來收拾聯屬勿徒以
職實部臣之言而重殘遼之後禍職素善飯
自去秋帶病出關猶日食數碗馬上挽弓左
右顧射今纔數月食已減半手至不能舉弓
心神怔忡眼目昏眩鬚髮頓白肌肉全消誠

不料一強壯之身一旦銷滅至此醫官謂職
過憂過勞過惱過鬱職性命不足惜實恐誤
皇上封疆事初五日部道鎮皆勸職撫形自傷不
覺對之泣數行下嗟乎此病此苦誰有憐職
諒職者惟天地

祖宗與

皇上寔鑒此心耳

○刑科給事中曾汝名題爲漫陳餉遼之策以紓
民力以定人心事遼難之殷也援師前後三
十萬賦幾八百萬甲伏火攻之具稱是四海
騷民萌未必日夕之命歲三易矣猶然吏
去其官士逃于伍屬夷殘而屬國震羽書狎
至于是經畧臣嘔心擘畫上方畧曰必不得
已而用臣以安垂亡之遼非十八萬人不可
欲使十八萬衆士飽馬騰其芻與粟雖聚非
百三十有八萬金錢致牛騾車草迺運不可
今司馬臣拊心降氣以足兵之額司農臣智
盡能索主饋于內督餉臣手裂足折轉運于

外行見兵食足兵氣揚傾天下精神膏血灌
輸于遼以制一隅殘暴之奴似可旦夕繫頸
闕下惟是牛騾車輛之派郡邑騷然就職聞見
所迫徵派之法州殊而邑異有以公帑求之
市而民不擾者有賦諸民者有終事之鄉紳
士若民樂輸以急公上者聞有一二徒取諸
民者然已晝續于路夕盈于野人嗟獸啼相
繼解發民間之騷者定矣旣薦輸之則公家
之畜也項見督餉臣咨有得騾減牛之令司
農臣疏覆有輸六留三之條無非曲恤民隱
加與休息顧牧牛騾者安家給矣行糧支矣
與其及閔而返勞勞道路孰與出閔而留之
用以耕獲爲東隅之收乎職待命輦下久每
遇遼人悉心諮訪畧計遼之膏原野羈夷壤
者撫順清河開原鐵嶺三岔東洲等數十城
堡大較數十萬人此數十萬人者饗殮此遼
土之毛亦久矣素未聞山海關內饋斗糧也
嘗聞三韓之粟航海以膳二東之凶初未聞

二東之有以餉遼也今遼之猷畝如故膏腴
如故且地以休息益饒則何不令十八萬騎
士捍牧圉于外驅諸孱弱與逃伍之兵授已
賦之牛分無主之土地而課之耕乎其地卽
素膳數十萬人者令耕藝之以飽十八萬士
纔三之一奚不贍也地闢于境粟克于廩津
淮登萊之運相屬于海而復帑金絡繹以慰
東征之士鏹粟萃矣百貨生焉不逾年而遼
克于九邊士飽而超距之勇以鼓人富而親
上死長之教可行俗可成乃積乃倉家自爲
守必人自爲戰何奴之不殄哉說者曰兵力
已萃財賦已殫宜旦夕掃犁逾年而物力不
繼潰恐中乾非然也夫十八萬士往戍則調
募徵發安家行糧之費止矣耕數十萬口之
地食十八萬人夏至而麥登秋成而穀稔則
不匱于粟矣四海之內輸輓漸稀職望其中
裕何至中乾也而說者又曰吾卽堅壁清野
且耕且練操勝筭于我而如彼狼奔豕突者

何則胡不以往事徵之撫順襲也張承胤之
覆撫臣昧而鎮臣躁也清河之屠楊鎬高坐
遼陽不事事也開原鐵嶺我未嘗戰奴亦未
嘗戰奴亦未治攻也守備誠設烽燧誠嚴芻
粟誠備豫通將吏士之意氣誠如臂指之貫
加訓練焉奴必不敢復窺吾圉且歷稽奴之
闖入皆先嘗我知其一無備而後掩也今以
數百萬餉徵天下士十八萬簡天下之彥而
官之拔天下之銳用天下之長技而不足以

衛耕穫仍畏奴侵則遼終不可爲矣豈其然
哉考古之罷珠崖棄交趾者謂夫夷狄禽獸
不足以行漢法較勝負豈其勞天下以爭一
隅今遼爲

神京左臂日剝日削勢不得不援且業已竭天
下而供一隅矣弟因幾省之牛騾耕一隅以
紓天下智者當不再計彼奴無所狎以逞無
所藉以昌有日銷月殫以蹙已耳職謬謂綏
三韓以紓四海急在督耕行古之道濟今之

窮摩勵以守習乃能戰伏惟

陛下採攬

勅下當事諸臣深惟王者馭夷之常急紆中國民
力之殫留已發之牛羸耕素膏之田里坐收
勝美毋生民心國計邊圖豈曰小補哉

○戶部題爲募兵議動新餉養兵更無餘貲遼餉
不繼內潰可虞乞

勅兵部各照舊例及屢奉

明旨竭力分任以圖共濟事臣切惟保守遼東在

兵與餉有餉無兵調募訓練惟其所令有兵
無餉雖貔虎如林能枵腹禦敵乎不惟不足
以禦敵也脫巾一呼吾兵皆吾敵矣此其輕
重緩急不待智者決也自經臣熊廷弼出關
之後議用兵至一十八萬議用餉本折舟車
之費一年至八百萬臣部除自今正月以前
通共解過不羨外此後之八百萬搜括已無
計矣那借已無門矣輸助滿望之勲戚世爵
近以痛癢不相關矣獨靠四十八年分兩起

加派之四百萬與再行抽扣可三十萬總計
八百萬之數尚少一半臣部畫無復之惟擬
補牌懇請發帑以足前數用保危遼而兵部
調募等費一則曰動支地畝銀再則曰動支
地畝銀夫就近動支與起解孰多則地方從
兵部之令順于流水且戶部咨曰無動地畝
銀兵部咨曰動地畝銀靡所適從徒眩觀望
則百姓視戶催之檄玩于故昏開銷有名征
輸不一四百萬之加派化爲烏有不獨臣部

憂遼餉中斷卽兵部爲國謀能有一切法以
安戢無糧之兵乎衆兵一刻無糧奮挺鼓譟
此時戶部任其罪而兵部其無咎乎查四十
七年四月內本部題爲遵奉

聖諭酌發帑銀事奉

聖旨是帑銀旣議定着作速解發以後招募調兵
俱着兩部分任又八月內本部題爲遼餉已
發三百萬等事奉

聖旨據奏新餉解發數多內多各衙門分留別用

見今遼事孔棘需餉愈多該部何以能支依擬已前用過的着查明報部以後凡屬新餉都着于新餉司支給報咨查考仍聽經畧查覈不許仍前徑自留用軍興諸費各部有當分任的着遵屢旨同心協濟毋分彼此據舊例與近

旨則費出兵部者當不遺餘力而圖矣乃兵部于前月內題爲兵餉各有專司等事奉

聖旨募兵銀兩准與加派新餉支給毋得爭執誤

事蓋兵餉俱匱兩部俱告急于君父

皇上姑就其迫切處各爲批答卽該部之疏謂兵餉各有專司一句開口已爲臣部道矣蓋餉爲行糧坐糧草料等項故戶部司之買馬安家于餉之義何居故兵部司之旣知各有所司柰何舍已之田而一槩惟地畝銀悉索治賦乎如曰此一旨也彼亦一旨也則兵部于四十七年二月內具題咨移臣部曰行糧月糧塩菜草料贍家屬之戶部安家買馬賞功

屬之兵部徃例昭然不敢推諉此其自任甚確甚真而又何辭之與有爲兵部謀者不過曰戶部以遼餉加派兵部無有也切計兵部缺官柴馬折班軍搜問寺等項外解時有豈盡無餘卽問寺之銀原備緩急者急而不用留之何爲一槩置之不講而但指現派了事戶部竭蹶而不足兵部坐畫而有餘恐非同舟之義也如近日科道招募搜那巡青備兵等銀不聞專靠地畝也如浙江撫臣招募搜

那贖緩等項止動新餉二萬餘兩不聞專靠地畝也又如協理戎政添兵訓練餉就現在裒益不聞專靠地畝也可見錢糧在手自可挹彼注茲未可專事旁求卽水窮山盡再進一步寧無措足之地拯焚救溺各竭乃力斯爲同心之利卽如馱馬一項前此未聞而一旦驟加豈無區畫之方從長之議斯何時也兵部不于馱遞料理而覆疏卽議每五馬加一匹問何出辦則動地畝銀三萬餘兩且議

後來俱照此例夫此三萬者民間不知費几許猷朴儿許膏血而乃視之易易也且三萬在遼餉亦足支兩日試平心度之馬兵無馱馬未必卽死于道路遼餉可斷兩日否耶兵部之計不過曰吾買馬矣吾調兵矣吾之職分盡矣異日臨敵缺餉自有戶部當之嗟嗟臣死不足恤如誤國大事何臣不敢謂新餉自月糧外一毫不動直以分出有例近奉有旨而置之不遵確非事理又以地畝爲遼餉整數

四分五裂併臣部亦不能責催地方則後餉不繼貽禍獨烈矣遼東望兵出閔切于燃眉臣顧言職任似非救急通變之着第臣部前言之而兵部不任兵部任矣而不自信其任臣部若不再言則兵部准借見錢以結本局雖盡地畝之加派不足供調募動支毋論

明旨昭如卽該部不敢推諉之言何以負僚友對皇上也蓋論經制一部有一部之項款論征繕一部有一部之應求論急需一部有一部之設

奏兩助猶懼不敷偏卸其何能勝則臣果爲
職掌言乎抑爲共濟言乎當必有辨之者若
兵部謂臣部越餉談兵則今日之事正若兵
部不肯越兵談餉耳若惠然越而談焉則今
後加派能有幾何遼餉當用幾何前此四路
拋擲幾何逃兵在費幾何將件件求實用着
着相幫助必不肯輕動地畝致遼餉中斷以
貽不戢自焚之禍毋寧臣部受賜遼東其實
承乏伏乞

勅諭該部將募兵安家買馬馱馬等項原屬之兵
部者照例擔認仍多方湊處以圖共濟不得
再議專動臣部新派地畝如此則責任旣專
各無推諉在兵部將盡心以供招募在臣部
必竭力以供糧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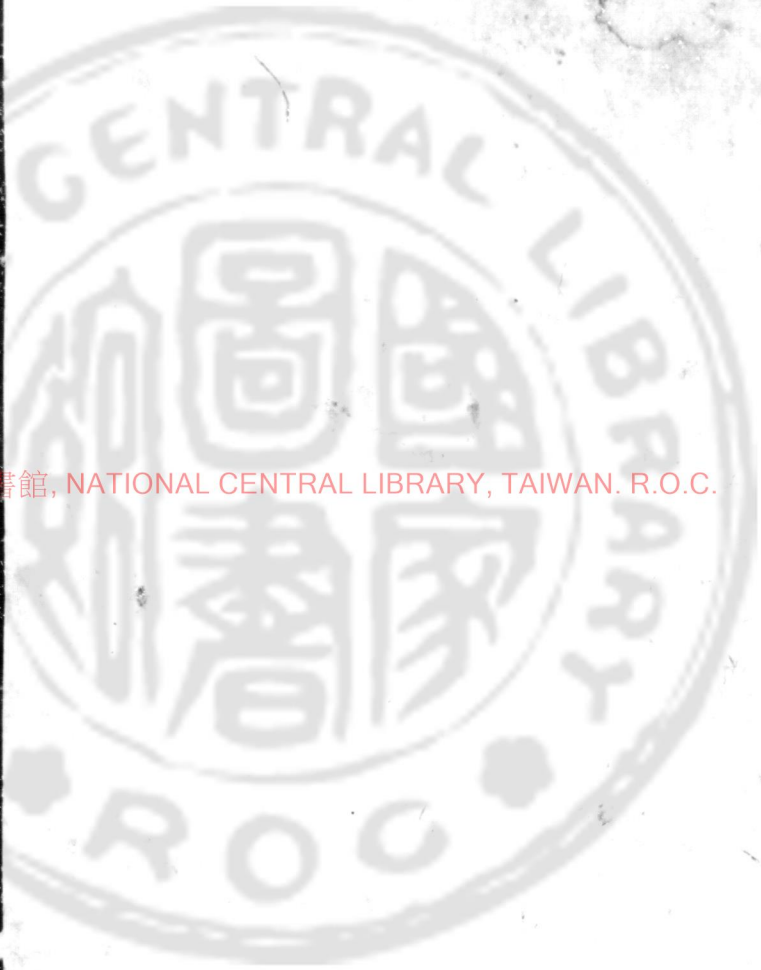
宗社邊圉幸甚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八終

籌
渣
碩
畫

三九卷
四十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三十九

庚申仲春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屬國私情當體

天朝舉議匪輕乞折衷言官用人之議以裨實用
以無悞封疆事照得朝鮮世篤忠貞作我外
藩容歲助兵伐叛不幸敗衄其死者爲我而
死邇來挑怨兇夷聲言吞併其危也爲我而
危彼旣堅衛腹心我可輕棄手足故宣慰以
吊其死傷聲援以扶其顛危皆

天朝所必不容已之典而痛癢相關者也項該國告急臣部業從經臣撥兵防護以資犄角之請如議具覆矣惟是時詘舉羸宣慰故有待焉臺省諸臣交章薦行人司司副劉時俊出使朝鮮在科臣則李奇珍祝耀祖曾汝召薛鳳翔在臺臣則左光斗盧謙王尊德括其大意有謂宜急遣宣慰暫駐義州練該國之兵以作監護賜以

勅書關防者有謂宜遣使宣慰匹馬入城澳發銀兩大爲犒賞特賜

勅書並假便宜應否屯駐某處統兵若干應否請給關防聽臣部裁酌者其謂晉秩兼銜則異人而同詞均之爲朝鮮非爲時俊其所以爲該國計者甚勤渠矣唯是字小之仁當施恩于危急而不宜強其所不願今日以慰朝鮮與援朝鮮提衡而論則援爲重而慰爲輕以遣使宣慰與增兵聲援提衡而論則聲援爲急而宣慰爲緩何也近據該國陪臣洪命原

柳時偉等致本主之意而形諸稟揭大意謂
天朝置兵寬鎮小邦深爲用感聞欲駐兵義州比
歲不登供應難給似屬未便等云我以爲呵
護而彼反稱苦卽義州之兵且不必屯也又
據命原等稟揭大意

天朝有意宣慰小邦小邦凜不任受况敢煩行人
之使節卽上國憐其困苦有意節省然接待
天使載在典章小邦其何以廢若以尺一之
書順付陪臣則優恤鼓舞一舉兩全等云我

以爲加勞而彼反稱難則宣慰之使不必遣
也惟是寬鎮之間與朝鮮義州昌城夾岸相
對于朝鮮關犄角之重于鴨綠江居扼要之
冲屬國望援全在于此且近日兵習于逃將
狙于玩經臣不無鞭長馬腹之慮若得專

勅風憲者住扎其地以彈押團練朝鮮可恃以無
虞卽金復等處亦可藉爲藩籬如臺省諸臣
所薦劉時俊者抵掌談兵熱腸救世正堪茲
任第闡外事經臣制之一柄兩持恐反掣肘

此時爲屬國計爲封疆計經臣當有勝算應聽其具題而後本部可據以覆請者也伏乞

勅下臣部動支太僕寺銀二萬兩檄勅一道給付洪命原等賚至該國以示

天朝慰勞之意劉時俊加銜統兵事理臣部未敢擅便統奉

明旨遵奉施行

○貴州巡按沈珣題爲援遼議調土兵揆勢似屬不便謹據愚衷仰瀆

天聽事邇者奴酋猖獗遼左阡危赤白之羽四出徵兵此其勢誠急而事誠不可少緩者至于水西土兵議調萬人以臣膚見度之竊以爲非計之便也夫君父有難爲人臣子者當如手足之捍頭目今遼之望援急于燃眉而臣一念急君之私亦豈自後于諸臣乃敢倡爲不便之說以阻盈庭之論第臣言官也知而弗言是欺本心欺君父他日者利未見而害乘之臣罪滋大故敢冒昧爲

陛下—陳其槩夫兵行糧從今調兵一萬卽從極
減每一兵日給行糧亦須三分萬兵則每日
三百金矣自黔達遼兵至于萬非若一人一
騎可以早暮疾馳中間疾病事故時有耽閣
計非百日不至則非三萬金不可而安家及
盜甲弓弩之費不與焉總之非七八萬金不
可也况自來土司兵出其原額之外又有負
器械者運糗糧者擔薪水者大約十而加五
則此五千人者又可計其廩糧否儻兵集
須糧將求之解額則黔中自來原無解京年
例將設處民間則一望赤地滿眼流亡豈若
川湖饒地卽數十萬金可咄嗟立辨者幸我
聖主明見萬里軫念窮黔特用滇中加派地畝銀
而不以累黔然聞滇賦先已進解恐不能復
輓而南矣欲問之于楚楚固向所爲聚訟累
年與黔幾成水火者而能應乎撫臣計無可
處勢不得不告急于

皇上

皇上能慨發帑金七八萬乎勢又必責成司農而
太倉如洗不知何項可給且萬里之遠山谷
峇崎每一往來動須半載今撫臣以令箭摧
兵而西酋猶以兵多疫死爲辭也卽陸續以
應以待萬人之畢集不知經幾何時撫臣請
餉疏上盈庭聚議議定而行從容設處不知
又幾何時設處旣足比其到黔又不知幾何
時餉至黔而兵始行行而達遼又不知幾何
時其于今日燃眉之遼無乃爲西江之挽然

使兵到有益雖遲遲獨不曰三年之艾乎卽
無益而不至有大害獨不曰請嘗試之乎而
就臣所聞實有萬萬當止者自來水西土兵
亦素有驍健名然以本處土官用之自相仇
殺計必加意挑選不無投石超距之雄而要
不過二千人而止此其所極自珍惜決不肯
輕爲調發者若以應調不過槩將所部夷民
逐戶僉定但圖充數勢必委于用事頭目而
頭目因爲賄府賣富欺貧何暇計其勇怯此

其不便者一獬兵慣用惟丈五長標此器伸而不能卽縮獬與獬敵彼此皆標故以用長爲勝而未必可施于禦虜又此中所長在藥弩藥弩之力但能制勝三十步之內而不能遠及且毒之所中每三日五日而始發彼虜騎如風如雨突擁而至俟其藥發吾先爲蹂躪久矣此其不便者二南中故稱炎徼鮮裂膚墮指之時其人亦無禦寒且隆冬率赤足露體而遼左栗烈之氣雖春月必須用重裘

風氣水土之不習必有死亡疾癘乘之其不便者三西酋兵制故分三水凡有徵調則上水中水下水遁爲更代卽如往者用以平播今日用以平苗皆一月一代故任闔責者但能點其額數而不能定其姓名自來如是今使之遠涉萬里尚能僕僕道途仍依輪番之舊規否勢必不能則人誰與我其不便者四蠻夷獷性難馴不知有朝廷紀律所畏者惟一宣慰耳彼奢社輝以一少婦抱五歲弱子

決難親統以行必領以頭目頭目與兵名分
相去無幾安肯聽其約束縱有將官爲之總
統而漢夷素不相習則心不相聯心不相聯
則威不相攝沿途驕悍作梗偃蹇逗遛誰能
制之其不便者五昔遼主與女真戰率騎卒
二十萬步卒七萬阿骨打登高望之若連飛
灌木狀顧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不足畏
也今苗兵甫聞征調先已涕泣淪漣百計求
脫其心可知不審當事者有何鼓舞妙策能
使臂指隨意得免于心之二情之怯否其不
便者六每覩各地方官疏陳諸路援兵所至
劫掠屠殺淫酗縱橫種種跋扈其于禦人之
盜不一而足彼所謂中國人也遠不過幾千
里猶尚如斯况以蠢蠢夷民且行萬里之遠
其爲害可勝道哉止于劫掠猶其小者或因
此且激成一方之亂而遂爲中原不了之局
亦未可知其不便者七黔楚壤地相連其情
形一也若永保土兵四千以十月初點發次

年五月而後抵關所存惟七百餘人已事之
在目前者可考矣此三千三百人者使其仍
歸原伍已虛費此三千三百人行糧而况飄
流散逸將盡化爲盜賊是國家以四千人
之餉僅易得七百餘人而又因此增三千三百
之劇盜于計得耶失耶舉楚可以知黔此不
便者八自古借兵夷狄率用之以戰不聞用
之以守也今國家于奴有一舉卽定之策乎
若猶是調畫經理爲數年規彼一萬人卽安
心遠至而棄父母離妻子不日不月未得効
力于一戰徒爲河上之翱翔不掉臂而去則
揭竿而呼卽有官葛誰能馭之其不便者九
古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昔唐借兵回紇至
妻以愛女賞賜愛勞惟其所欲甚者辱元子
殺命官置不敢問奉之可謂極矣然而史朝
義誘之則陰通朝義濮固懷恩誘之則顯助
懷恩朱滔誘之則復應朱滔彼異類固然其
何足怪今以狡猾百出之奴酋而吾復陰聚

豺狼于內地且當捉襟露肘之時餽餉賜予
必不能使無失望萬一中有陰入之奸而禍
生肘腋能無寒心其不便者十微獨于是黔
地與中國不同上自官府下至輿臺遠而賓
客郵傳之往來其供億強半資于土司今既
用其人則不得更責其賦彼固曰我斫斫刀
耕火種以供國課者何人已盡傾土赴役猶
然問我賦額乎而黔于是益困又微獨于是
當苗仲肆虐撫臣用兵大勦半用水西之力
今撫臣遷去苗仲漸有憑陵之心又見水西
兵傾國而調復何憚不爲猖獗他日者焚屯
劫堡殺官掠財種種惡狀行將再見而黔于
是益危此則事之獨關黔地者本不敢輕瀆
天聽但使有損于黔而未必無利于國則捨手足
以顧腹心臣所願也惟是損于黔無益于國
而併有害焉是此一舉也在朝廷在黔地在
遼左在中原靡一便計臣又何辭苦口不爲
皇上媿媿乎且方臣候